

大语言模型视角下汉语动物歇后语构式语义及 隐喻机制研究

王心怡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山东 济南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1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26日

摘要

汉语动物歇后语具有构式的合法地位, 其构式义具有高度的整体性和强烈的语用功能, 往往无法单独通过前件、后件或既有构式直接推知, 兼具认知构式与文化构式性质。当下, 以ChatGPT、DeepSeek等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虽广泛应用于自然语言处理领域, 但它们有时仍无法像人类一样富有体验性地准确理解汉语动物歇后语的构式义。本文基于对动物歇后语句法结构特征的分析, 归纳出其语义指向的三层构式体系, 即实例人物层、模式事件层与抽象理据层; 并进一步揭示出两种隐喻机制, 即后件单独充当源域和前后件联合充当源域。研究力求为提升大语言模型的语义理解与文本生成能力提供新的分析路径。

关键词

汉语动物歇后语, 大语言模型, 构式语义, 隐喻机制

A Study on Constructional Semantics and Metaphorical Mechanisms of Chinese Animal Two-Part Allegorical Say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Xinyi Wang

Advanced Institute for Confucian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Received: May 13, 2026; accepted: June 16, 2026; published: June 26, 2026

Abstract

Chinese animal two-part allegorical sayings possess the legitimate status of constructions. Their

constructional meanings are highly holistic and functionally pragmatic, which usually cannot be directly inferred from the former part, the latter part, or existing constructions alone. They bear the properties of both cognitive constructions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s. At present, large language models represented by ChatGPT, DeepSeek and others have been widely applied in the field of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However, they still sometimes fail to understand the constructional meanings of Chinese animal two-part allegorical sayings experientially and accurately as humans do.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syntactic structural features of Chinese animal two-part allegorical sayings, this study identifies a three-tier construction system of semantic orientation, consisting of the instance-character layer, the pattern-event layer, and the abstract-motivation layer. Furthermore, it reveals two types of metaphorical mechanisms: the latter part independently serving as the source domain and the joint former and latter parts serving as the source domain. The research aims to offer a new analytical pathway for enhancing the semantic comprehension and text generation capabilities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Keywords

Chinese Animal Two-Part Allegorical Sayings, Large Language Models, Constructional Semantics, Metaphorical Mechanism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以计算机技术和数据科学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不断进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技术在当今社会得到迅猛发展,在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以及智能对话系统领域取得了较大突破。其中,以 ChatGPT、DeepSeek 等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 LLM)可以通过模拟人脑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方式来理解并生成类似人类的对话,从而为人们提供更加智能的语言处理和文本生成工具。

然而,尽管此类大语言模型在信息处理和语言表达方面有较出色表现,我们在与其对话时却发现,大语言模型在汉语动物歇后语语义理解上存在较大偏差。传统的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技术长期依赖形式语法系统和统计网络模型,对复杂的语言结构和语义-语用信息敏感度较低,难以像人类一样富有体验性地理解汉语动物歇后语的深层语义。这其中主要包含两种情况,一种是 LLM 无法有效识别汉语动物歇后语,并无法作出准确解释。例如在歇后语“兔儿踹坏了娑婆树——一月不好了”中,“月”和“越”发音相同,其深层语义是指某件事情或某种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了。然而当我们要求 LLM 对此歇后语作出解释时,它却只能依据字面意义进行推测,并将其错误地解释为“弱小对强大的破坏”“不可能的破坏”等意义,未能对汉语动物歇后语作出准确解释。另一种情况是 LLM 能够识别汉语动物歇后语的前件,但会对其进行自创或改编,从而作出错误解释。例如在“耗子啃皮球——磕气”中,“磕”与“客”同音相谐,其深层语义是指某人很谦让客气、有礼貌。然而当我们要求 LLM 解释“耗子啃皮球”时,它却自创了一则不存在的歇后语“耗子啃皮球——找软的地方下嘴”,并将其错误地解释为某人做事时选择容易下手的地方或容易解决的问题,避免碰到难以解决的难题。再如歇后语“老虎打哈欠——好大的口气”的深层语义本是讥讽人说话的口气很大,含有贬义色彩,而 LLM 却将其错误地解释为一个人在无意中展示出自己强大或威严的一面,均未能对汉语动物歇后语作出准确解释。

袁毓林(2024)曾介绍了大语言模型对自然语言处理的工作范式和语言学的有关信条的挑战,提出研究者要有正视问题、勇于怀疑、不断试错与验证的科研态度[1]。歇后语作为熟语的一类,蕴含丰富的人文内涵与民族智慧,在语言生活中极为常见。此前,已有学者围绕如何利用外部知识、多任务学习或特定模型结构来提升 LLM 的习语理解能力进行过探讨。陈龙、饶琪等(2019)从语言认知的角度出发,提出了适用于汉语词的非字面义的知识表示方式[2]。周昌乐(2021)在专著中聚焦用人工智能、认知科学与逻辑方法对汉语隐喻进行计算建模与机器理解,提出一套可操作的计算释义系统,同时也对汉语隐喻的计算困境进行了系统分析[3]。吴建生(2024)则曾对汉语方言俗语的学术界定进行了系统梳理,并介绍了汉语方言俗语语料库的建设[4]。上述研究为探讨如何提升 LLM 对汉语动物歇后语的理解能力带来启发,为本文奠定重要基础,但学界仍缺少从 LLM 视角对汉语动物歇后语的系统性研究。

本文针对上述研究空白,尝试运用构式理论、认知语言学理论,基于对汉语动物歇后语句法结构特征分析,对其构式语义、隐喻机制进行描写与阐释,从而为提升 LLM 的语义理解能力、促进汉语动物歇后语语义计算模型的构建提供新的分析思路。

2. 汉语动物歇后语的构式语义

构式语法理论由美国学者 Adele E. Goldberg (1995 [5]、2003 [6]、2006 [7])提出,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能为我们提供一种更灵活的视角解释各种语言现象。此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如果某个语言结构体的整体意义不等于构成部分意义之和,那么该结构就是一个构式,其意义就属于构式义。将构式语法理论应用在自然语言处理与人工智能语言建模领域,是近年来构式语法研究的一个非常活跃的方向,也是其从“语言学理论”走向“工程技术”的关键转折点,它为语义解析、对话理解等 NLP 任务提供了新的建模基础和重要理论支撑。为便于表述,本文用“p”表示汉语动物歇后语的前件,用“q”表示汉语动物歇后语的后件,用“m”表示其表层语义,用“m_构”表示其构式语义。

从构式语法的角度分析汉语动物歇后语,不难发现歇后语这种固定化、常规化的“形式—意义”配对具有构式的合法地位。首先,汉语动物歇后语的构式语义具有高度整体性,它所表达的实际语义不能完全从它的组成成分,即前件与后件,或其他已有构式中推知。其次,语言作为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与人类思维有密切关系,汉语动物歇后语构式语义的生成往往依赖于文化图式、经验知识与意象认知,且常用于讽刺、褒贬、调侃、劝诫等,具有强烈的语用功能。例如,动物歇后语“兔子尾巴——长不了”,若仅依据其前后件进行语义理解,只能得出“兔子这种动物的尾巴十分短小,不会太长”这一描写动物特征属性的表层含义 m,但从构式角度分析,会发现该歇后语其实具有贬义色彩,是通过前后件联合表达了“某种势力不会长久存在下去,或某人的好日子不会长久”的 m_构。因此,从构式语法视角看,歇后语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语义构式类型,兼具了认知构式、文化构式的性质。

有学者曾据汉语动物歇后语的语义类型将其分为饮食习惯类、行为举止类和特征属性类三类,但这种分类实际上是仅描述了动物歇后语的表层含义,并未将一则歇后语作为一个完整独立的构式来分析它在实际语言表达中的构式义。本文在充分分析语料的基础上,总结出汉语动物歇后语语义指向的三层构式体系,即实例人物层、模式事件层与抽象理性层,它们分别反映了构式义喻人、喻事、喻理的三层映射机制。下面结合实例分析。

2.1. 实例人物层: 喻人构式(Person-Oriented Constructions)

“喻人”是指动物歇后语通过动物的特征、行为、习性,隐喻人类的性格、品质或处事方式,是数量最多、使用最广的一类。下面将分别从前件为 VP 结构和前件为 NP 结构的汉语动物歇后语切入,分析其喻人构式义。

1. 前件为 VP 结构的汉语动物歇后语喻人

在该类歇后语中， p 和 q 往往不仅在结构上具有独立性，而且在语义的表达上也具有独立性，即 p 义和 q 义分别表示两个独立的意义。此时整则歇后语的表层语义便是“ $m = p$ 义 + q 义”，而构式语义 m 构却不同于 m ，往往具有喻人构式义。例如：

- (1) 羊群里立起个骆驼——太惹眼
- (2) 老鼠吹喇叭——好大的口气
- (3) 猪八戒做梦娶媳妇儿——想得倒美

例(1)中， p 义和 q 义分别表示两个独立意义，其中 p 义是指一头骆驼在羊群中站立了起来，描述骆驼的动作行为， q 义是指某人或某物十分显眼，让人一眼就能看到。骆驼的体型远大于羊，一只骆驼站立在羊群里，无疑是十分显眼的，因此 m 便是指骆驼站在羊群中很惹眼。然而，此则歇后语在整体上具有喻人构式义， m 构是表达对那些骄傲自大、自以为是的人的厌恶之情，在语义上实现了从动物场到人类场的跨域投射。例(2)中， p 义是指老鼠吹响喇叭这一种乐器，是描述老鼠的行为， q 义是指老鼠的气息量很大， m 是指老鼠能吹动喇叭，有着很大的气息量。然而，老鼠的体型和气息量都很小，按常理讲是吹不动喇叭的，而这个歇后语也恰恰是通过描述这一不合常理的现象，来表达其讽刺某些人夸夸其谈，说话不着边际的 m 构。例(3)引用了猪八戒这一形象，综合其 p 义和 q 义能够得出的表层语义 m 是指猪八戒在梦中迎娶媳妇，是猪八戒痴心妄想。但该歇后语的 m 构却是借猪八戒的行为来讽刺那些爱幻想不切实际的人。

2. 前件为 NP 结构的汉语动物歇后语喻人

在该类歇后语中， p 和 q 往往在结构和语义上都不具备独立性。其中，二者在语义上不具备独立性主要是指 p 和 q 各自并不具备完整、独立的意义，只有当 p 和 q 合二为一时，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主谓结构，表达出完整的表层语义 m ，而此时汉语动物歇后语的构式语义 m 构却不同于 m 。例如：

- (4) 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 (5) 初生的牛犊——不知道个厉害
- (6) 老虎金钱豹——各走各的道

例(4)中， p 是一个定中型的 NP 结构，在结构和语义上都不具备独立性，不能完整地表达一个语义，但是将 p 和 q 联合起来便构成了一个完整主谓结构，其中“风箱里的老鼠”是主语，“两头受气”是谓语，此时所表达的完整表层语义 m 是指在风箱里面的老鼠难以逃出，在风箱两端都有气流吹向它，使它在两头都受到气流作用。然而，该歇后语的 m 构却是通过描述老鼠所处的窘迫处境来指代夹在矛盾双方之间两头受气、左右为难的人，具有喻人构式义。例(5)中， p 和 q 同样在结构和语义上都不具备独立性，其 m 是指刚出生的牛犊对世界缺乏认识，所以无所畏惧，而 m 构却是用未经世事的牛犊来表现人不知天高地厚的特点。例(6)中， p 是一个“名 + 名”的联合型 NP 结构，与 q 联合后充当主语，生成的 m 是指老虎和金钱豹这两种野兽在行动时各有各的路线， m 构则是用来比喻不同的人在生活道路上各有各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具有喻人构式义的汉语动物歇后语往往还能体现参与者构式特征。在汉语动物歇后语中，后件常缺少主语，那个“被隐喻的人”虽位于表层句法，但在构式语义中却是必须被激活的参与角色，是一个“隐含参与者”。这一现象体现了汉语动物歇后语中语义角色的隐显错位，即在构式语义上存在“人”这一参与者，但在句法上却由“动物”承担其语义角色。

2.2. 模式事件层：喻事构式(Event-Oriented Constructions)

通过对语料进行分析，本文发现有一定数量的汉语动物歇后语借助动物名词喻事，在模式事件层具

有喻事构式义。此类动物歇后语往往用来隐喻事情的发展态势和处境的安危情况，语用功能通常是说明事理、描摹境遇、表达无奈。下面将分别从前件为 VP 结构和前件为 NP 结构的汉语动物歇后语切入，分析其喻事构式义。

1. 前件为 VP 结构的汉语动物歇后语喻事

在该类歇后语中，p 和 q 在结构和语义表达上同样也具有独立性，整则动物歇后语的表层语义 m 也是 $p_{\text{义}} + q_{\text{义}}$ ，而构式语义 $m_{\text{构}}$ 却不同于 m，往往具有喻事构式义。例如：

(7) 耗子拉木锨——大头在后

(8) 牛踩黄泥路——越踩越糟糕

以上用例都是前件为 VP 结构的汉语动物歇后语。例(7)中， $p_{\text{义}}$ 和 $q_{\text{义}}$ 分别表示两个独立的意义，其中 $p_{\text{义}}$ 是指耗子拉拽木锨这种工具，是描述耗子的动作行为， $q_{\text{义}}$ 是指占木锨体积最大的部分还在后面，因此 m 便是指耗子拉拽着木锨体积较小的部分，而占木锨体积最大的部分还在后面。然而，此则歇后语在整体上具有喻事构式义，该歇后语通过使用对比手法和方位名词，表达的 $m_{\text{构}}$ 是指事情真正的严重性还没显现出来，目前暴露的还只是表面问题。例(8)中， $p_{\text{义}}$ 是指牛行走在黄泥路上，每一步都会踩在黄泥上， $q_{\text{义}}$ 是指黄泥路上泥浆很多，越是被踩踏，路面就会越泥泞，m 是指牛在黄泥路上踩着黄泥行走，会把黄泥路踩得愈发泥泞，路况会变得愈发糟糕。然而，综合理解该歇后语会发现它是通过陈述牛所做的事来表现某现实事件的境况，其 $m_{\text{构}}$ 是指某件事情的境况变得越来越糟糕，事情的发展态势不容乐观，具有喻事构式义。

2. 前件为 NP 结构的汉语动物歇后语喻事

在该类歇后语中，p 和 q 在结构和语义上也不具备独立性。P 和 q 各自并不具备完整、独立的意义，只有当 p 和 q 联合起来才能表达出完整的表层语义 m，而此时汉语动物歇后语的构式语义 $m_{\text{构}}$ 也不同于 m。例如：

(9) 羊皮膏药——不灵

(10) 驴唇马嘴——两头对不上茬儿

以上用例都是前件为 NP 结构的汉语动物歇后语。例(9)中，p 是一个定中型 NP 结构，在结构和语义上都不具备独立性，不能完整地表达一个语义，但是将 p 和 q 联合起来便构成了一个完整主谓结构，其中“羊皮膏药”是主语，“不灵”是谓语。此时该歇后语所表达的表层语义 m 是指用羊皮膏药治病效果不好，不如狗皮膏药的药效灵验。然而，该歇后语所要表达的 $m_{\text{构}}$ 却是通过羊皮膏药来隐喻某件事不灵验、失效了。例(10)中，p 是一个“名 + 名”的联合型 NP 结构，与 q 联合后充当主语，生成的 m 是指驴唇和马嘴是两种不同的事物，若将二者相合会发现它们并不吻合， $m_{\text{构}}$ 则是用来比喻某两方面或某两件事不吻合，具有喻事构式义。

2.3. 抽象理性层：喻理构式(Principle-Oriented Constructions)

“喻理”是指动物歇后语通过动物意象传达某种道理、哲理或经验判断，其构式机制往往是从具体经验中抽象出一般规律，具有教育、规劝等语用功能。此类构式义已高度概念化、抽象化，形成从具体经验到抽象道理的认知升格，可视为语义构式化的高级阶段。下面将分别从前件为 VP 结构和前件为 NP 结构的汉语动物歇后语切入，分析其喻理构式义。

1. 前件为 VP 结构的汉语动物歇后语喻理

在该类歇后语中，p 和 q 在结构和语义表达上同样具有独立性，整则动物歇后语的表层语义 m 也是

$p_{\text{义}} + q_{\text{义}}$ ，而构式语义 $m_{\text{构}}$ 却不同于 m ，往往具有喻理构式义。例如：

(11) 老鼠上房——不是发大水，就是要下大雨

(12) 鸡儿不撒尿——自然有一便

以上用例都是前件为 VP 结构的汉语动物歇后语。例(11)中， $p_{\text{义}}$ 和 $q_{\text{义}}$ 分别表示两个独立意义，其中 $p_{\text{义}}$ 是老鼠跑到房顶上去， $q_{\text{义}}$ 是某地可能会发生“发大水”或“下大雨”等自然灾害，因此该歇后语的表层语义 m 是指老鼠跑到房顶上是一件反常的事，往往预示着会有灾害发生。该歇后语具有喻理构式义，其 $m_{\text{构}}$ 表示将有大事发生。例(12)中，“便”字使用了双关的修辞，本指动物排泄，转指便宜行事。因此，该歇后语的表层语义 m 是指鸡不排泄的时候不必担心，等时机到了它自然就会排便。在此基础上产生的 $m_{\text{构}}$ 便是点明人们在遇到困难时不必慌张，问题自会根据实际情况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这一道理。

2. 前件为 NP 结构的汉语动物歇后语喻理

在该类歇后语中， p 和 q 在结构和语义上也不具备独立性。 p 和 q 各自并不具备完整、独立的意义，只有当二者联合起来才能表达完整的表层语义 m ，而此时 $m_{\text{构}}$ 却不同于 m 。例如：

(13) 牛口里的草——扯不出来

(14) 牛毛细雨——点点入地

以上用例都是前件为 NP 结构的汉语动物歇后语。例(13)中， p 是一个定中型 NP 结构，在结构和语义上都不具备独立性，但是将 p 和 q 联合起来便构成了一个完整主谓结构，其中“牛口里的草”是主语，“扯不出来”是谓语，此时 m 是指草被吃到牛嘴里之后就扯不出来了， $m_{\text{构}}$ 却是通过描述牛不会吐出己的食物来表明一样东西一旦被别人占有，就拿不回来了的道理。例(14)中， p 与 q 联合构成主谓结构。“牛毛”属于动物伴随物名词，常用来形容事物多、密、细的特征，因此该歇后语的 m 便是指像牛毛一样细的雨点点滴滴渗入泥土，滋养大地。 $m_{\text{构}}$ 是指人们在做事时要像牛毛细雨滋润大地般扎扎实实的处事之道，具有喻理构式义。

综上可知，汉语动物歇后语的表层语义 m 往往较浅显，主要用来描述动物的行为或特征，而构式语义 $m_{\text{构}}$ 却往往是语义中隐性、深层次的部分，主要用来表示人类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性内容。 $m_{\text{构}}$ 往往建立在 m 的基础之上，是借助隐喻这一方式对 m 的深化与延伸。本章总结了汉语动物歇后语语义指向的三层构式体系，发现其构式义呈现出从具体人物到事件框架再到抽象理性范畴的认知升格过程，具有层级性。

此外，构式语法不仅能解释汉语动物歇后语的语言规律，还能为大语言模型提供认知语义层的理论支撑。与“词汇”为单位的浅层处理相比，构式可以覆盖更复杂的句法语义结构；与“全句”为单位的深层模型相比，构式具备较好的可组合性与可解释性。它可将语法、语义、语用信息打包成可计算的基本单元，成为连接人类语言与机器语言的天然中介层。在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探讨汉语动物歇后语的构式语义类型，训练 LLM 识别并解释歇后语的构式义，将有助于提升其文本理解、语义推理能力，使其能从更完整、宏观的视角把握歇后语语义，生成更接近人类语言直觉的解析结果。邓云华、石毓智(2007)指出，构式语法理论仍具有“繁琐而不反映语言使用者的理解过程”等局限性[8]，因此，下面将结合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探讨汉语动物歇后语的隐喻机制，进一步揭示语言使用者对动物歇后语的理解过程，阐释其构式义的生成机制。

3. 汉语动物歇后语的隐喻机制

语言学家 George Lakoff 和 Mark Johnson 在 *Metaphors We Live By* 一书中提出“概念隐喻”理论，对国内外语言研究产生重要影响[9]。该理论认为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是认知者借助其逻辑思维 and 联想能力，从一个具体概念域向一个抽象概念域进行的系统映射。值得注意的是，概念隐喻中跨概

念域的系统映射是以认知者的文化传统和经验背景为基础的，不同文化中的概念隐喻往往会具有不同的含义。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动物歇后语的语义可分为表层语义与构式语义两种，歇后语整体构式往往通过隐喻映射进行语义构建，从而实现从动物源域到其他目标域的跨域投射。本章将充分运用“概念隐喻”理论，将动物歇后语的隐喻机制分为“后件单独充当源域”和“前后件联合充当源域”两类，阐释汉语动物歇后语是如何由动物源域投射到人、事、理等目标域的。

3.1. 后件单独充当源域

在汉语动物歇后语的隐喻机制中，源域往往就是一则动物歇后语的表层语义，而目标域则往往指其构式语义。当汉语动物歇后语的前件是 VP 结构时，歇后语的表层语义 m 常由后件体现，构式语义 m 构是在后件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有许多汉语动物歇后语的源域是由后件单独充当的。下面结合实例分析“后件单独充当源域”的汉语动物歇后语的隐喻机制。

1. 后件单独充当源域喻人

在由后件表达表层语义的汉语动物歇后语中，有相当一部分歇后语的构式语义是喻人的。此类构式语义形成于“动物行为模式”与“人类社会评价”的跨域映射过程，是典型的概念隐喻性构式。它体现出社会文化中“以动物观人”的认知范式，是民族道德评价观的重要体现。例如：

(15) 羊群里立起个骆驼——太惹眼

(16) 老鼠钻牛角——无路可走

(17) 老牛拉车——朝后鞞

例(15)中，若补足后件所缺失的主语应是“骆驼太惹眼”，该后件作为源域所表达的表层语义是指一只骆驼站在羊群里十分惹眼，但其构式语义却是表达对那些骄傲自大、自以为是的人的厌恶，因此该歇后语的目标域是隐喻人的品性特征。例(16)中，完整的后件应是“老鼠无路可走”，后件作为源域所表达的表层语义是指老鼠钻到牛角里后，将没有路可以继续前进，但其构式义却是指人走进了无路可走的境地，源域和目标域之间存在相似性。例(17)中，若补足后件所缺失的主语应是“老牛朝后鞞”，其中“鞞”是方言词，词义为后退、退缩。此处正是通过表达老牛因体力不支，套上车后向后退缩这一表层义，来隐喻人遇到困难畏缩不前的构式义，构成由后件单独充当源域喻人的隐喻机制。

2. 后件单独充当源域喻事

在由后件表达表层语义的汉语动物歇后语中，还有一定数量的动物歇后语构式义是喻事的，即其目标域是隐喻事情的发展态势或处境的安危情况。此类构式的语义生成依赖于事件脚本，听者需激活相应情境知识才能理解。例如：

(18) 耗子钻进了牛角——越往后越紧

(19) 牛踩黄泥路——越踩越糟糕

例(18)中，后件充当源域所表达的表层语义是指耗子钻到牛角里之后，所处的空间会越来越紧缩，而其目标域则是隐喻某种处境越来越紧迫。例(19)中，后件充当源域所表达的表层语义是指牛将黄泥路的路况踩得愈发糟糕，但其目标域则是隐喻某件事情的境况变得越来越糟糕，事情发展态势不容乐观，后件单独充当源域喻事。

3. 后件单独充当源域喻理

在由后件表达表层语义的汉语动物歇后语中，也有部分歇后语的构式语义是喻理的，即其目标域是隐喻某种常识或道理。例如：

(20) 鸡儿不撒尿——自然有一便

例(20)中,若将后件补充完整应是“鸡儿自然有一便”,它充当源域所表达的表层语义是指鸡不排泄的时候不必担心,等时机到了它自然就会排便,而其目标域则是隐喻人们在遇到困难时不必慌张,问题自会根据实际情况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这一道理。

3.2. 前后件联合充当源域

在汉语动物歇后语的隐喻机制中,除了当汉语动物歇后语的前件是 VP 结构时可以由后件单独充当源域,还有由前后件联合充当源域的情况。当汉语动物歇后语的前件是 NP 结构时,歇后语的表层语义 m 常由前件和后件联合在一起体现,构式语义 m_构是在前后件联合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有许多汉语动物歇后语的源域是由前后件联合充当的。

1. 前后件联合充当源域喻人

在由前后件联合充当源域的汉语动物歇后语中,有许多动物歇后语的目标域是隐喻人的某些动作行为或某种品性特征。例如:

(21) 狗尾巴上的露水——经不起摇摆

(22) 猪肠子脑袋——多拐弯

例(21)中,前后件联合充当源域所表达的表层语义是指狗尾巴上的露水很容易因为狗摇动尾巴而掉落,而其目标域则是隐喻那些经不起考验的人,该歇后语将人类无形且抽象的品性用具体的露水表现出来,因此该歇后语借助本体隐喻构成了由前后件联合充当源域喻人的隐喻机制。例(22)中,前后件联合后是用像“猪肠子”一样弯弯绕绕的“脑袋”这一具体的物质性存在,来隐喻人总是拐弯抹角,不直截了当的性格特点。

2. 前后件联合充当源域喻事

在由前件与后件联合起来表达表层语义的汉语动物歇后语中,还有一些歇后语的构式语义是喻事,即其目标域是隐喻事情的发展态势或处境的安危情况。例如:

(23) 羊皮膏药——不灵

例(23)中,前后件联合充当源域所表达的表层语义是指“羊皮膏药”的治疗效果不如狗皮膏药灵验,但该歇后语的目标域则是隐喻某件事不灵验、失效了,以有形隐喻无形,借助本体隐喻生成了喻事的构式语义。

3. 前后件联合充当源域喻理

在由前件与后件联合起来表达表层语义的汉语动物歇后语中,也有部分动物歇后语的构式语义是喻理的,即其目标域是隐喻某些常识或道理。例如:

(24) 牛毛细雨——点点入地

例(24)中,前后件联合充当源域所表达的表层语义是指如牛毛般细密的雨丝一点点滋润大地,该歇后语以此为本体进行隐喻,所投射的目标域是做事要扎扎实实,步步求实效的抽象道理,因此该歇后语借助本体隐喻构成了由前后件联合充当源域喻理的隐喻机制。

以上依据认知语言学和概念隐喻理论的相关理念,基于对汉语动物歇后语结构特征、构式语义的分析,将汉语动物歇后语的隐喻机制分为由后件单独充当源域和由前后件联合充当源域两类,归纳出汉语动物歇后语隐喻机制的实质都是通过源域中具体可感的实体概念来映射和隐喻目标域中难以理解的抽象

概念。

尽管 LLM 很难做到像人类一样在生活实践中积累认知经验，但通过深入探讨汉语动物歇后语的隐喻机制，也将有利于其在语义理解时建立起跨域的映射机制，从而更准确地理解汉语动物歇后语的构式语义，优化人机对话体验，使其对汉语动物歇后语作出更富体验性的分析。

4. 结语

本文以构式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聚类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法等方法，探讨了在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提升大语言模型对汉语动物歇后语的语义理解能力的问题。本文在自建语料库的基础上，通过深入分析所搜集的语料，对汉语动物歇后语在构式语义和隐喻机制两方面所具备的特征进行了一定探讨，为提升 LLM 的语义理解与文本生成能力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这将有助于为 LLM 理解歇后语注入结构性、语义性认知基础。

与此同时，人们在日常交际与文学创作中，应当学会恰当地运用汉语歇后语，“要选取内容健康、构造规范的，抛弃内容庸俗落后、胡编滥造、违反歇后语构造规律的。”^[10]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引发他人的共鸣和思考，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沟通，推动汉语歇后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 袁毓林. Chat GPT 等大型语言模型对语言学理论的挑战与警示[J]. 当代修辞学, 2024(1): 2-17.
- [2] 陈龙, 饶琪, 刘扬. 汉语词的非字面义表示与应用[J]. 中国科学: 信息科学, 2019, 49(8): 1005-1018.
- [3] 周昌乐. 意义的转绎: 汉语隐喻的计算释义[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21.
- [4] 吴建生. 基于语料库的汉语方言俗语研究[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24.
- [5] Goldberg, A.E. (1995) *Construction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6] Goldberg, A.E. (2003) *Constructions: 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Language*.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7, 219-224.
- [7] Goldberg, A.E. (2006)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8] 邓云华, 石毓智. 论构式语法理论的进步与局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7(5): 323-330+400.
- [9]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0] 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增订六版)上册[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254.